

朝花夕拾

跟随四季的节奏,享受笋尖上的美味,仿佛是约会人生中的小确幸,有一种他乡遇故知般的喜悦与满足。

笋尖的小确幸

■ 简云

立春一过,冬天便呈退隐之态,植物们蠢蠢欲动,只消几场春雨就会钻出地面,享受春光。这个季节总会想象江南竹林里,小笋嗖嗖冒尖,竟日生长,演绎出一幅雨后春笋的繁盛景象。

笋是南方人的爱物,冬食冬笋,春吃春笋,夏尝鞭笋,从小刻在记忆里。南方山乡遍地生长的竹林,营造美景,也制造物产,竹椅竹编竹雕之外,还衍生出竹笋这味美食。这些从竹根上长出的幼苗,或粗或细、或长或短,在山村唾手可得,城里菜场也随处可见,入菜虽花样繁多,也不过是寻常菜肴。但自从多年前移居北方,在物流业尚不发达的日子,笋就成了稀罕物,以致对它的垂涎变成了一种相思。

好在如今物流已四通八达,早已免去我的相思之苦。手机下单,不消三四天,就能吃到南方各地的笋,超市也时有所见。春笋、冬笋、毛笋、马蹄笋、方竹笋,都一一尝过,油焖、清炒、炖汤,轮番上阵,反正笋里含的多是纤维素,无论怎样饕餐,都不用担心吃胖。

笋是一种时令食材,应时应季上桌,才能吃出最美的味道。各类笋中最爱的是春笋,尤其是家乡的天目山春笋。最早一拨春笋春节前后就能见到,但这头茬春笋据说是农人为了抢季节,用谷糠保温捂出来的,味道有些寡淡,3月春雨滋润之后自然生长的笋才最鲜甜白嫩,4月一过,笋就有些老,掺杂了青色,不再是最佳食材。

春笋的经典吃法当然是油焖笋,上得大雅之堂。要做出色香味俱佳的油焖笋,顾名思义要多放油,煸炒之后,加生抽老抽和白糖,放水焖煮七八分钟,然后大火收汁,再小火煸炒,笋便有了一种被油爆过的脆爽。春笋成就的另一味名菜是腌笃鲜,做法很简单,不过是将咸肉、鲜肉和笋放在一起小火慢炖,“笃”出咸鲜交融的一锅美味。

春天若去江南山乡的农家乐,偶尔还能体验一把烧烤春笋的野趣。记得多年前带儿子去农家乐吃烧烤,旁边就是竹林,儿子和小伙伴看见地上长出的小笋,欢天喜

地扯回几根,放在火上烤熟了吃,又香又甜。主人也不在意,春日的竹林实在是遍地皆笋。

春去夏来,春笋们已长成了幼竹,一些分岔的竹鞭上却又长出又白又细的小笋,名为鞭笋。一根鞭笋大多只有一半脆嫩可食,但其鲜美的味道堪称笋中之最。若是浓油赤酱伺候,便是糟蹋了本味,最相宜的烹饪是切成薄片,放入西红柿或雪菜,炖一锅清汤,才能品尝出最鲜的原味。

秋天是江南的无笋季节,没笋吃的时候,笋干就成了替代品。多年来,笋干始终是冰箱中的常备食材,大多来源于家乡亲人的馈赠。江浙一带的笋干大多是用整根春笋以盐腌制,最大程度留住了笋的鲜味,用水略泡去除部分咸味之后炖汤最佳,炖鸡炖鸭炖蔬菜都行,老鸭煲也算得杭州名菜,不过我更喜欢用冬瓜或丝瓜加西红柿炖一锅清汤,简单爽利。笋干也有用毛笋切片之后晒干的,较为出名的为湖南的玉兰片,但这类笋干已基本丧失笋的鲜味,需借用别的食材来入味,炖肉最佳。

不过近几年东西南北物产的大交流,颠覆了我对秋天无笋的认知。两年前的秋天,一位同样嗜笋的上海同学告诉我,在盒马上买到一种名为方竹笋的带刺笋,我立刻上网搜寻,果然有贵州的卖家在出售,果断下单。收到的一箱笋虽说其貌不扬,又细又长,有的还带青紫色,入口有轻微的涩味,但笋的鲜味却令人惊喜。后来也买过大概的方竹笋,涩味更重,不如其貌不扬的小笋。即便如此,方竹笋还是填补了秋天的空白,让我有小小的满足。

冬天来临时,登场的自然是冬笋。冬笋是江南人家过年餐桌上必不可少食材,儿时过年父母总会用肉丸鱼丸加冬笋炖一碗三鲜,或者用冬腌菜梗加冬笋来一盘爽口的“炒二冬”,解解过年大鱼大肉的油腻。与春笋相比,冬笋略带涩味,但胜在鲜味,不过近几年吃到的冬笋大多寡淡无味,不知是否化肥放多了,买过几次便不再尝试。倒是福建的马蹄笋给人几分意外,剥开白白胖胖,吃起来鲜鲜嫩嫩,清甜可口。

大地回春后,冬笋钻出地面渐渐长成硕大的毛笋,毛笋涩味最重,可谓笋中下品,



徐建军/摄

雪容融

是春夏之交时不得已的选择。对如何去除笋之涩味,许多大厨都在美食视频中教授水焯法,我却很不以为然,吃笋吃的就是鲜味,焯水之后不但鲜味丧失大半,也失去脆爽感,而对毛笋、方竹笋这类涩味重的笋,焯水更是无用功,不如浓油赤酱伺候,以重味掩盖涩味。

如今,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一年一度最好的吃笋季来临,点一点手机,清甜白嫩的春笋,便会穿越雨后竹林的想象,鲜灵灵落到餐桌上。跟随四季的节奏,享受笋尖上的美味,仿佛是约会人生中的小确幸,有一种他乡遇故知般的喜悦与满足。

春花秋月

尧坝古镇是古老的,又是鲜活的。满街的铺面,浓郁鲜活的气息在古镇里流动弥漫,分布在千米古街两旁的店铺就是古街活的灵魂,古镇那些原住民世代在这里安静地生活着……

邂逅尧坝

■ 阎红梅

我去过不少古镇,感觉大同小异者居多,实为新建却冠以古镇之名的也不少。尽管如此,路过四川泸州,听闻尧坝古镇有着“川南古民居活化石”之美誉时,仍忍不住前往。

到达尧坝古镇已是下午5点多,有了些许凉意,浓云笼罩,天色暗淡。古镇老街一色的青石板路,铺法颇有讲究,路中间横铺着整齐划一的青石板,两边各竖铺三排青石,建有青石路台牙,如长龙蜿蜒。一场雨后,青石路仿佛被打了一层蜡,泛着古铜色的光泽,踩在上面,就如同踏在古镇的历史长河里。

尧坝古镇是古老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据记载,北宋皇佑年间,尧坝便逐渐成了川南与黔北交通要道上的驿站和商贸旅途歇脚的寨子,南来北往的货物在这里聚集流通,客商云集,明清时期,已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川黔走廊”“茶盐古道”。古镇现存的古民居多为明清建筑,约有2000余间。青瓦屋顶的古民居铺陈在千米的古街道两旁,一面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一面平地而起,屋脊相连,基本上是前为店铺,后为四合院民居。如此大面积的明清建筑能历经岁月更迭而保存如此完好,真不愧是川南古民居的活化石,尧坝民风之淳朴由此可见一斑。

尧坝古镇是古老的,又是鲜活的。满街的铺面,大都飘着黄底红边的旌旗,有卖红汤羊肉、豆豉腐乳的,也有卖黄粬米糕、萝卜干、粉条等土特产的;有制作非遗油纸伞、草编、竹编的手工作坊,也有在城市里难得一见的当铺、铁匠铺、弹棉花铺等等,不一而足,浓郁鲜活和谐的气息在古镇里流动弥漫。有趣的是,店家就守着门店或摊点平静悠然地坐着,或观街景、或看手机,并不主动招揽生意,仿佛是在静静享受着日复一日的慢生活。老人们在茶馆里、屋檐下、老树旁品着茶,摆着龙门,聊着家常。分布在千米古街两旁的店铺就是古街活的灵魂,古镇那些原住民世代在这里安静地生活着,靠着自家的祖屋,传承着家传的手艺,让每个小店都有着岁月的传承,有着历史的记忆,共同营造着古镇醇厚多彩的生活滋味。

然而,更为吸引我的是走着走着,不经意间迎面而来的文化积淀,虽然不过是匆匆一瞥,却让我心生欢喜,心生留恋。

“大鸿米店”可谓是古镇标志性建筑,位于古镇中央17级台阶之上,颇有居高临下之势。这里原本为武进土府,为清嘉庆帝御赐为武进士李跃龙所建的,距今200多年。近2千平方米的四合院布局十分精致,天井宽敞而典雅,院内是一水的青条石,经过雨水的浸润,光可鉴人。天井两边是相依环抱的走廊,廊道木柱虽有些斑驳,但仍不失雕梁画栋之美,前院的楼阁分为上下两层,古色古香,上层护栏串花雕刻,下层廊道精致

典雅。二楼的“进士”二字匾额十分醒目,堂屋阶前,守着两尊俏皮可爱的石狮,一丛修竹为小院增添了几分雅致。武进土府变身“大鸿米店”,大约源于20世纪90年代黄建中导演以武进土府为背景拍摄的电影“大鸿米店”。大门楹联“百年米店揽尽人间春秋冬夏,一条老街体味古镇喜乐悲欢”中的“百年老店”或只是电影里的“大鸿米店”,而非现实中的百年老店?倒是武进土府在200多年的岁月里,揽尽了人间春秋冬夏,体味着古镇喜乐悲欢,窃以为,不如回归武进土府更显历史本真。

在尧坝古镇得遇王朝闻故居,算是一个意外惊喜。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上大学时,曾读过王朝闻先生主编的《美学概论》,受到其美学思想的启蒙,却不知先生是合江尧坝人。在王朝闻故居里浏览王朝闻艺术活动年谱展,对先生的生平、艺术和学术成就又多了些了解,更添了敬仰之情。走进王朝文故居,二层的四合小院构思巧妙,典雅精致,透着浓浓的艺术气息,一口明代古井尽显小院历史。站在青苔斑驳的院中,想着小院有口天井真是好呀,可观日月星辰,可透阳光,可纳雨水,可让庭院之树木挺拔花草茂盛,可让青苔滋润而生,甚是意趣盎然。二楼有一方精致的戏楼,由戏楼也可见王家家道的殷实和雅趣,不知这戏楼曾演绎过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或许正是在如此美居,如此潜移默化艺术熏陶下,才在幼年的王朝闻心里早早播下了真善美的种子,种子在其心田里发芽生长,最终成就为一代宗师。

古镇又一名人当属著名导演凌子风了。凌子风故居不大,仅存房屋4间,现为凌子风影视陈列馆,陈列着凌子风的生平和电影艺术成就图片。凌先生1948年开始导演影片,处女作《中华儿女》是新中国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影片,他导演的《红旗谱》《春桃》《骆驼祥子》等影片有20多部,深受观众喜爱。然而,古镇人似乎更乐道的是凌先生以古镇为基地拍摄的电影《狂》,这种对凌先生由衷的喜爱嵌入了故居大门“骆驼祥子铸造一代影视名导,死水微澜演绎千年古镇风流”楹联之中。这部改自李劫人长篇小说《死水微澜》的影片《狂》开了以尧坝古镇为拍摄基地的先河,也让更多的人通过电影领略了古镇独特的民俗风情,精美的古建筑群和别样的古韵之美,并逐渐成为“川南影视城”,先后有20多部影片在古镇拍摄。凌先生因拍摄《狂》而第一次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并说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不知凌先生是否也喜欢后院天井里那棵盘根错节、枝繁叶茂,奋力向天而生,如虬龙般苍劲的古榕树呢?

虽然仅仅是走马观花看尧坝,但尧坝古镇那“千年古镇,藏华夏古韵禅风;一条老街,酿川南民俗风情”的多元滋味却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素色清欢

以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和刘禹锡的《陋室铭》来导入圣艾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云也退就是想让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与星星的孩子共读《小王子》,总有一天他们会要求我们画绵羊的。

与星星的孩子共读《小王子》

■ 吴孜

圣艾克苏佩里的《小王子》实在太隽永了,怎么谈论它都不为过,我就不止一次到学校和孩子们分享过《小王子》。所以,一听说著名书评人云也退要到“爱·咖啡”给罹患自闭症星星的孩子讲述《小王子》,我就一直在猜测:当《小王子》被翻来覆去地解读后,他还能讲出一个什么样的圣艾克苏佩里?

2022年2月22日恰逢农历正月二十二,在这个超级有“爱”的日子,上海市曹鹏公益基金会、上海曹鹏音乐中心邀请上海草婴读书会来由他们创设的“爱·咖啡”咖啡馆,举行一次“爱咖啡读书会”。

当天的现场,坐满了草婴读书会会员和“爱·咖啡”志愿者,但我们知道,读书会真正的主角,是几位在坐席间来回穿梭着询问来宾选用什么咖啡的星星的孩子。

读书会的主讲人云也退当然也知道,济济一堂的听众中,谁是他最应该关照的人;他也应该知道,星星的孩子最显而易见表象是,不愿意聆听也不愿意倾听,将自己闭锁在我们进不去的世界里。

多年来,社会各界尝试用各种手段打开星星的孩子们的心门,用音乐特有的音响效果和强烈的节奏感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是上海曹鹏音乐中心找到的方法,并起到了显著的效果。那位一次次来到我们的桌边问我们要卡布奇诺还是拿铁的小戴,在曹鹏爷爷的悉心教导下,小号已经吹得很棒。可是,上海市曹鹏公益基金会和上海曹鹏音乐中心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想方设法为孩子们寻求与他人沟通的渠道,以培养他们多方位触感外面世界的能力。邀请草婴读书会的云也退来“爱·咖啡”分享《小王子》,就是他们特意给星星的孩子安排的又一次特别有意思的活动。

圣艾克苏佩里题献给朋友莱昂·韦尔特的《小王子》出版后,不知道慰藉了多少孤独的灵魂。可是,对星星的孩子来说,能通读《小王子》也许不是难事,但要感知圣艾克苏

佩里深藏在故事里的内核,就有些难度了。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以贾岛的诗,云也退开始了他的分享。听过那么多人谈论《小王子》,以一首唐诗破题,云也退恐怕是第一人。如此出人意料开头,惊得我聚精会神地听云也退将怎么把“云深不知处”与《小王子》勾连起来的。“特意去见药师的诗人,因为药师上山采药不得而见,诗人当时的情绪会是怎样的?”云也退看了一眼坐在最前排的小戴和他的伙伴政政、亮亮、小单和晓明,一字一顿地继续道:“去山中采药的药师因为在‘云深不知处’,诗人肯定是见不着了,但诗人是愉快的,他相信在那一刻自己与药师的心意已经相通。”如此理解贾岛的《寻隐者不遇》,非常切题,可是,与《小王子》有什么关系?

犹疑中,我听见云也退提到了刘禹锡《陋室铭》中最著名的那一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承认云也退说得对,山里的仙和水里的龙都是虚指,刘禹锡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意念。可是,这与《小王子》有什么关系?

答案就在云也退为孩子们精讲的《小王子》的那个片段里。

飞机坏在撒哈拉大沙漠,“我”得以遇见从很小很小的星球来到地球的小王子,这一情节发生在《小王子》的第二章《我在撒哈拉沙漠中认识了让我画羊的小家伙》。初次相见,小王子跳过了人与人交往时似乎必需的磨合期,开口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拜托……请给我画一只绵羊,好吗?”而“我”,“如同被惊雷轰顶一般,立马从地上站起来。我使劲揉了揉眼睛,仔细地看了看。我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小家伙正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当云也退继续讲述“我”是如何几经周折终于画出了让小王子满意的绵羊时,我像是明白了他以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和刘禹锡的《陋室铭》开启演讲的用意,亦即告诉执迷于圣艾克苏佩里的灵感究竟来自何处的